

哲学研究丛刊第一辑

新伯恩斯坦主义批判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809

哲学研究丛刊第一輯

新伯恩斯坦主义批判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哲学研究丛刊第一辑

新伯恩施坦主义批判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公厘 1/32 印张 1 7/8 字数 39,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0,000

统一书号：2074·158

定 价：(六)0.17元

封面设计：赵 晴

編者說明

編在這一輯的文章，除了第一篇和第二篇的第一部分曾在“哲學研究”1958年第4期和第5期上發表過外，其餘都是第一次發表。

1958年11月20日

目 录

新伯恩斯坦主义	仲 文(1)
对于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	
反动国家論的批判	傅 容(12)
一、关于由资产阶级国家到无产阶级国家的过渡	(12)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问题	(22)
三、关于由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	(32)
四、結束語	(43)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	
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伎俩	張香山(43)

新伯恩斯坦主义

仲 文

一切事物的对立面，都是客观存在的。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和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兄弟党的对立，通过南共綱領和莫斯科宣言的对立而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

莫斯科会议通过了两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这个宣言，总结了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仅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反而在最近通过了一个旨在和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的南共綱領。这个被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吹嘘为“真正创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綱領，是一个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必须彻底粉碎，只有如此，莫斯科会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才能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更大范围内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使南共的修正主义路线遭到彻底失败，彻底孤立。列宁异常重视馬克思的指示：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尽可締結条約、协定，但决不能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能作理論上的“讓步”。国际工人运动

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訓：第二国际的領袖考茨基对修正主义作了无原則的迁就，使得机会主义路綫在第二国际的工作中占了統治地位，最后考茨基也滾到机会主义泥坑，成了工人階級的叛徒。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坚持了反对各色修正主义的原則斗争，才引导俄国工人階級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馬克思主义者認为，在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必須把它們和馬克思主义作为鮮明肯定的对照，彻底揭穿它們的反动实质。我們今天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作斗争也必須是如此。

南共领导集团一笔抹杀了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在革命和建設中，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武庫所作的新的貢獻，否認这些党在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中把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推向时代的高峰；相反地，竟武断地說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了，出現了“空白”。他們自以为“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填补”了“空白”的这个綱領，其实不过是十九世紀末的伯恩斯坦主义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重复，是新伯恩斯坦主义。

老伯恩斯坦主义出現在“自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出現在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胜利然而社会主义还仅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它的作用是在无产階級革命的前夜，要无产階級放弃社会主义革命，不許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階級专政，而是去乞求資产階級恩賜的改良，以此来为帝国主义服务。

然而，毕竟因为时代不同，对帝国主义來說，老伯恩斯坦主义已經不能用了。現今是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一个理想，而是由九亿人口和十几个国家組成的强大体系，資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右翼社会党修正主义的影响日益減弱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国家，急需找到一个既能繼續腐蝕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又能分裂社会主义陣营，使資本主义制度在已經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复辟的工具。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南共領導集团的修正主义正是美帝国主义用大量美元买到的这样一种工具。因此，新伯恩斯坦主义起着老伯恩斯坦主义所起不到的作用，它的危害性也就更大。

为什么我們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叫做新的伯恩斯坦主义？新伯恩斯坦主义帶有什么样的时代特点，有什么特殊的危害性？这从政治經濟学、政治、哲学三个方面，把新、老伯恩斯坦主义加以简单的对照，就可以看得清楚。

在經濟理論方面，老伯恩斯坦主义首先是企图閹割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論，并企图推翻工人階級貧困化和資本主义危机的理論。他們企图拿当时所謂經濟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大众。他們認為生产集中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不会发生，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发生得非常緩慢。因此他們說，現在危机已更少見、更微弱了。而卡特尔和托拉斯又会使資本主义有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階級矛盾有緩和和削弱的趨勢，所以資本主义“崩潰論”是沒有根据的。伯恩斯坦在他的臭名昭彰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第三章，即“近代社会的經濟进化”一章中，就明白地說：“如果說近代社会的崩潰取决于处在社会金字塔頂端和底边之間的中間阶层消灭得如何，取决于中間阶层被其上下两层吸收得如何，那么这种崩潰的实现，現在（一八九九年）在英、德、法，比十九世紀过去的任何时期，不能說更加接近。”因此，他在該書第一版的序言中，就不知羞耻地攻击“共产党宣言”。他說：“社会关系方面的发展，並沒有按照‘宣言’中所講的

方向进行，隱諱这一点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极端愚蠢的”。这就是老伯恩斯坦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論据。而后来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們，都据此作出資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結論。

南斯拉夫的新伯恩斯坦主义抄襲伯恩斯坦的老方法，也是拿現代資本主义經濟中的所謂“新材料”，来修正馬克思主义。他們說：“典型的資本主义日益成为过去”，“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資本主义傾向的現象和日益增长的作用”，使“国家日益監督資本，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财产的权利，并剝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濟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国家作为“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日益表现出限制私人資本作用”。这样，“国家資本主义从危机中成长起来，而其目的是克服危机，因此，国家資本主义应当取消某些資本主义規律。”并且“資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資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証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此可見，新伯恩斯坦主义对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修正，仍然是在拾取老伯恩斯坦主义的牙慧，企图否認資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規律、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其不同之点在于：老伯恩斯坦主义是歪曲了十九世紀末叶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資本主义发展的某些現象，而特別強調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小生产不会向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不会貧困化，否認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直接攻击“資本論”和“共产党宣言”。而新伯恩斯坦主义則是歪曲了現代壟断資本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某些經濟現象，大加美化国家資本主义，来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論”，并直接反对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南共綱領把壟

断資本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国家資本主义，当作是对反壟断資本的东西，当作是“限制”、“調节”并且“破坏資本主义基础”的东西，并且重要的是它又从中看到了“新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傾向的深入”。这就不仅是单纯抄襲伯恩斯坦所認为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会使資本主义消除危机的反动理論，而且把考茨基、希法亭等的“超帝国主义論”，“有組織的資本主义”，“資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等反动理論都一古脑拼湊在一起了。新伯恩斯坦主义在經濟理論方面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就是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日益深刻化的今天，美化資本主义制度，要工人階級等待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渐积累，使資本主义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而不必去实行无产階級革命，只在資产階級政权里“爭取領導权”。

在政治方面，老伯恩斯坦主义閹割和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中心点，主要是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他們認为，在資本主义社会，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經消灭了階級斗争的基地。伯恩斯坦認为“近代各国的政治組織越加民主化，政治大危机的必然性和机会就越来越减少”，“民主主义即使实际上不消灭階級本身，在原則上也是消灭階級的統治的”。伯恩斯坦极力反对“暴力革命”，他認为无产階級专政是“低級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因此，伯恩斯坦才把馬克思主义叫作勃郎基主义。

不要无产階級革命，不要无产階級专政，后来的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所有的“英雄好汉”們，在这一点上都繼承了伯恩斯坦的衣鉢，集中火力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

新伯恩斯坦主义者在政治方面，也正是老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述。

他們断定，当前的世界不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体系的

对立，而是“统一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过程”。南共綱領草案認為，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只要“工人階級自觉和自发地通过各种各样的經濟、工会和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式，不断施加压力，以消除和限制资产阶级的各种特权，并为扩大和加速經濟职能的社会化，为争取在管理这些职能的机构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掌握国家政权而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說，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的道路，就可以掌握政权，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从资产阶级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

不仅如此，南共綱領还进一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国家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大力吹嘘他們的“国家消亡”的謬論，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須經過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原理。

在这里可以看到，新伯恩斯坦主义和老伯恩斯坦主义一样，都是在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階級理論中最根本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南斯拉夫新伯恩斯坦主义者所使用的“手法”，也是照抄考茨基、王德威尔得等老的修正主义者的老“手法”的。这种“手法”就是列宁所指出的：“以‘过渡的阶段’去代替革命”，把由资产阶级专政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与由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轉到非国家（国家的衰亡）的过渡混淆起来。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曾为这个问题严厉地斥責过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他說：

“在资产阶级統治机关的国家与无产阶级統治机关的国家之間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那推倒资产阶级、打碎和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所默而不言的。

“至于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至于在革命底各‘过渡阶段’之后，跟着就是无产阶级国家之逐渐消亡的各种‘过渡阶段’，——这是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所一概抹煞的。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立场。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衷论和诡辩说去代替辩证法。辩证法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由一个阶级专政转到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与由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转到非国家（“国家底消亡”）的‘过渡’这两者分别得很清楚。考茨基辈和王德威尔得辈底折衷论与诡辩说，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煞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与确切的东西，而把‘过渡’底一般概念提在前列，来借此掩藏（现今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藏）其背弃革命的行为！”

新伯恩斯坦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几十年以前，被列宁所斥责过的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点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老伯恩斯坦主义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或仅仅在苏联一国取得政权之时，那时叛徒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就直接跑到资产阶级国会里去充当一名议员，或者是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充当一名走卒。而新伯恩斯坦主义是发生在九亿多人口的十多个国家里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新伯恩斯坦主义者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掌权者，在南斯拉夫统治了十几年。他们自以为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多年经验，而对其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验却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姿态度，来修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并且以一个国家的力量用各种方法向外兜售这种修正主义的。

老伯恩斯坦主义是在当时不许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新伯恩斯坦主义的企图就绝不限于此。他们根据修正主义原则以自己国家

面貌，来改造已經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自己的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来鼓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它的危害性也就更大。

不論老伯恩施坦主义者或新伯恩施坦主义者，无例外地，都是以詭辯論代替辯証法。詭辯論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的方法論。

詭辯論也就是一种詭辯術。它偷換概念，玩弄字眼，借以达到偷运不正确的原理或为荒謬的理論和行动作辯护的目的。列宁曾經把詭辯論和辯証法作了尖銳的对比，他說：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对立面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問題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应用 = 折衷主义和詭辯。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觀地应用，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就是辯証法，就是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宁給詭辯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詭辯論是离开事件的內部联系，只抓住了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換句話說，詭辯論就是抽掉了事物的本質的东西，而只抓住了事物的外表相似的东西，并抓住后者来否定前者。

伯恩施坦正是以折衷主义詭辯論和改良主义的进化論来反对革命的辯証法。他認為辯証法是有罪的方法。似乎馬克思运用辯証法夸大了資本主义灭亡的速度。伯恩施坦說：“黑格尔的辯証法是馬克思学說中的背叛者，也是妨害对事物的所有的合理观察的障碍。”“据我（伯恩施坦）看来，这是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最大致命伤。”因此，伯恩施坦反对用“从矛盾到矛盾”的哲学来分析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进程。这正如列宁所曾經指出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企图“用‘简单的’（而且平靜的）进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証法。”因此，否認辯証法、主張庸俗进化論是一切修

正主义者的特点，又是他們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主張資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基础。老伯恩施坦主义是如此，新伯恩施坦主义也是如此，南共綱領草案就充分表现了这个特点。可是革命的辯証法总是和他們作对，因此一切修正主义者毫无例外地，都不能不采取詭辯論的手法来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

我們根据列宁对詭辯論的分析，来观察南共綱領草案，就可以看到：他們长达十五万字的綱領，自始至終貫串着一个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詭辯術。例如，它从表面上抓住“过渡”的字样，抽掉各种过渡的不同的本质，来抹杀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改良的界限；抓住“国家資本主义”的字样，抽掉国家的阶级内容，来否認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否認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陣营的界限。又例如，他們絲毫不敢触犯美国，絕口不談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活动，甚至在长达十余万字的綱領里，不敢使用“美帝国主义”一詞，好象是回避皇帝的“圣諱”那样的；但是为了掩盖这一点，他們有时也对一般的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某些含糊其詞的批評。他們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恶毒地攻击和誣蔑苏联，但是为了掩盖这一点，他們有时也說几句苏联的好話。他們不但把自己装扮成为反教条主义的英雄，而且又装扮成为反修正主义的英雄。他們說，所有批評他們是修正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例如斯大林就是所謂“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們有系統地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反对其中最基本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等学說。但是为了掩盖这一点，他們却玩弄和援引一些馬列主义的詞句，装扮成一个“馬列主义者”的样子。正如列宁所講：他們“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中，除了资产阶级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及区别革命者与

改良主义者的东西以外，是什么都援引的。”

詭辯术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水火不容的东西硬混在一起。南共綱領在这一点上是应有的。本来是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他們却偏偏把它說成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統一过程”。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壟断資本主义，他們却偏偏把它說成是“国家資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資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可以同时既是前者又是后者”。本来苏联、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工业，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們却偏偏把它說成是“国家資本主义”。本来南斯拉夫国家保有着大量的军队，設立着权力甚大的警察机关、法院和监狱，他們却偏偏說成南斯拉夫的国家，好似已經“消亡”了。本来南斯拉夫的工业生产发展很慢，在农村經濟中，还大量存在着資本主义經濟和个体經濟，他們却偏偏把南斯拉夫說成好似已进入“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詭辯例子，是数不完的。这或者可以說是新伯恩斯坦主义对于老伯恩斯坦主义創造性的发展吧。

总之，不論是从政治經濟学方面、政治方面以及哲学方面看来，南共綱領草案都不过是老伯恩斯坦主义一切反动論据的翻版。正如毛主席所說：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是从伯恩斯坦那里抄来的。在这里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伯恩斯坦有一句流行一时的話：“运动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无所謂的。”——这句臭名昭著的語言，竟然还被南共綱領草案重复着。綱領草案說：“社会主义不能使个人的幸福服从任何更高尚的目的。”这正如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所說的，这一句話“要比許多长篇議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全世界共产党人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經开始了。南斯拉

夫领导集团把对他們的修正主义进行的斗争，一概叫做“誹謗”、“攻击”，以至进行誣蔑和反扑，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他們的严重批評，誣蔑成是出于“解决内部困难”的动机。可見，我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一斗争坚决进行到底。既然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向全世界共产党人主动挑起了一场大是大非的爭論，我們就必須揭露他們的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用以教育人民免受蒙蔽。也許有人幸灾乐禍地等待着出点什么乱子。其实，我們这样做，恰恰不是不利于和平事业，而是不使修正主义者混乱我們的陣綫，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更加有利于保卫和平的事业。斗争开始以来，我們看到全世界共产党人更加团结，社会主义陣营更加巩固，共产党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更加提高，而南斯拉夫领导集团更加陷于孤立，修正主义的謬論日益破产，更加难于找到市場。

在和新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們处于比列宁反对老伯恩斯坦主义更加有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东风压倒西风。老伯恩斯坦主义曾經統治了第二国际，新伯恩斯坦主义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則是完全孤立的。只要我們坚持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就一定能战胜新伯恩斯坦主义，而且一定能够进一步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共产主义事业。

对于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 的反动国家論的批判

傳 容

一、关于由資产階級国家到无产階級 国家的过渡

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家都告訴我們，共产党人观察国家正如观察其他社会現象一样，决不能离开階級分析和階級观点。社会各階級在国家中的地位怎样，国家的性質就是怎样的。

現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就“政体”而言，它們是各不相同的；就“国体”而言，不外这样两类：一类是資产階級专政或資产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联合专政；一类是无产階級专政或无产階級和其他革命階級的联合专政。在两类国家中，无产階級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資产階級专政国家是处于被統治地位，而在无产階級专政国家則是处于統治地位。由資产階級国家到无产階級国家的过渡，就是无产階級这种地位的轉化，即由被統治階級走向它的反面——統治階級。不打破旧的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不建立新的无产階級自己的国家机器，就不能实现无产階級地位的这种轉化。而沒有无产階級地位的这种轉化，也就根本談不上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外表上，資产階級国家和无产階級国家都有某些共同的职能，都是专政和民主的統一。但是，由于階級地位的互相轉化，無論专政和民主都走到它的反面。少数人的民主变成